



秘闻

军统内战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军统倒戈秘闻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 • 北京

军 统 倒 戈 秘 闻

翁福清 编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浙江浦江印刷厂印刷

浙江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190千字 8.435印张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 册

*

ISBN 7-80035-393-1/Z·32

定价: 3.00元

目 录

军统特务倒戈秘闻录·····	(1)
人 质·····	(39)
在第三批暗杀名单上·····	(87)
玉佩中的奥秘·····	(135)
第四个蒙面大盗·····	(172)
泰山秘闻·····	(201)

军统特务倒戈秘闻录

傅正忻

一九四九年中共湖南地下党省工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城市工作部，在策动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后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将军起义的过程中，虽然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但其间仍有许多问题，令人深思。

为什么中共湖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周礼，化名唐光前先生，住在当时国民党湖南省卫生处长龙伯坚的家里，并以卫生处视察的名义，从事策划和指挥策动程、陈两将军起义的工作，在肺病医院的麻园岭设立了省工委的据点而未暴露？

为什么中共湖南地下党省工委统战小组组长余志宏，以湖南大学讲师的身份四处活动，从事策动程、陈两将军属下重要军政人员起义，在长沙市河西“桃子湖”召开策动重要军政人员座谈会；并面见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阐述党的政策，都未出危险？

为什么白崇禧从武汉退守长沙后，妄图围剿地下党领导的游击武装，作战会议刚开完，作战计划就到了中共地下党

和游击队的手中，从而对白崇禧的围剿意图了如指掌从而获得反围剿的胜利？

为什么程潜送交给毛泽东主席的起义备忘录和毛泽东主席给程潜将军的复信，能通过层层哨卡的严密封锁，顺利地来往于国统区和解放区？

为什么白崇禧严令要破坏交通、炸毁铁路、桥梁和长沙市的许多重要设施，并派来爆破队和铁甲大队监督实施，都未能得逞？

国民党的特务，特别是那被称为蒋介石忠实的走狗和犀利匕首的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等，都干什么去了呢？军统特务是无孔不入的，难道他们一点也没察觉？不是。继承军统“老板”戴笠衣钵的毛人凤，嗅觉还是灵敏的，他早就察觉到了程潜有义举的意图，他认为军统湖南站站长黄康永不可靠后，立即派了他认为得力的骨干夏松，来接任军统湖南站站长，后来又密派曾任戴笠秘书的心腹干将毛钟新专程到长沙，企图暗杀程潜、程星龄、邓介松、肖作霖等准备起义的军政要人。但毛钟新到长沙后，难以施其技，这是为什么呢？是毛人凤碰上了对手，从军统内杀出一支人马同情和支持程、陈两将军的义举，在长沙演出了军统斗军统的极为精彩的一幕。

第一回：军统内派系林立

张严佛支持义举

支持长沙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的军统首要人物，是

张严佛。张严佛，又名张毅夫，湖南醴陵人，程潜、陈明仁的同乡，与陈明仁过往甚密。

张严佛，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经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元老之一邓文仪的介绍，参加了特务组织，并曾在蒋介石围剿江西红军时，在邓文仪领导的南昌行营特务机构调查科中工作。

一九三四年七月，蒋介石认为邓文仪在做特务工作方面不如戴笠，因此下令将邓文仪所领导的江西南昌行营调查科，交给戴笠主管，调查科所属特务系统全部并入戴笠特务系统内，并由戴笠这个复兴社的特务处长兼南昌行营调查科长。张严佛从此就进入了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组织内，任戴笠军统内的中将主任秘书，军统西北区区长等职。

戴笠对军统内部控制很严，特务们之间虽有亲疏之不同，但不敢公然形成派系。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因乘坐的飞机失事摔死后，军统内一向被特务们称为三巨头的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便立即分裂为广东、浙江、湖南三派。

国防部保密局成立后，开始由郑介民任局长，他为了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委任为局长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的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还委任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公室专员，共同对付毛人凤。毛人凤为了对付郑介民，先拉拢唐纵，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挤走了郑介民，而自己登上了保密局长的宝座。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张严佛。“八·一三”上海抗战时，他才调到苏

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统局当秘书。那时，张严佛是副主任秘书，领导着他。但由于毛人凤是戴笠的小同乡，又很会拍马屁，因而得到戴笠的喜欢和信任，成了戴笠的得力助手。

毛人凤继承了戴笠的衣钵，也是心狠手毒的。他为了挤走郑介民，让沈醉暗中搜集郑介民的黑材料，并要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专门到各地去搜集郑的材料，然后向蒋介石检举。挤走郑以后，立即清除郑派到保密局内的人员，并且还趁蒋介石正为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他指定的孙科未能当选而大发雷霆之际，提出郑派的马汉三、刘玉珠违反支持孙科的命令，而支持了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批准将马、刘枪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经过这样打击后，郑派彻底垮台了。毛人凤又转过来清理和打击唐纵的湖南派。他运用戴笠的手法，对军统内部防范很严，特别对外省站站长不放心，把一批江山籍的译电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张严佛本来比毛人凤资历高，屈居在毛人凤之下，任个有职无权的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但毛人凤仍不放过他，还是千方百计排挤他。这就使张严佛深感国民党和保密局内部黑暗重重、派系林立，得另寻出路。毛人凤更想张严佛早日离开保密局，使得保密局成为清一色的毛派天下。

一九四八年夏末的一天，张严佛的同乡好友、号称国民党军中虎将的陈明仁，打电话邀请他到南京城外的明孝陵去聚会，说有要事相商。

陈明仁，字子良，黄埔一期毕业，在东征北伐，以及抗

抗日战争中都屡建奇功，在解放战争中，率七十一军到东北与东北民主联军作战，虽然兵败松江，夜走龙安，险些丧命，但在奉蒋介石命令坚守四平街之战中，与东北民主联军血战四十多天，侥幸获得成功，守住了四平，被国民党吹为“中兴的名将”，蒋介石亲自授予青天白日勋章，由七十一军军长晋升为中将兵团司令。但为时不久，陈诚挟私告陈明仁在四平纵兵抢粮，而将其撤职，使得陈明仁大为不满，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产生了离心倾向。张严佛同他在家中聊天时，互相都发泄了一些对现实的不满，并答应互相提携，另谋出路。陈明仁邀他到明孝陵相聚，当然欣然前往。

张严佛为了防止毛人凤派人盯梢，假装游览的模样。但见那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马后合葬之地，是一座相当崇峻的冈陵。他和陈明仁一边游览，一边小声地谈论着。

张严佛十分谨慎地观察后面是否有尾巴，确定没有了，便和陈明仁由此折而东北，来到御道的终点棧星门，进入殿内，见有国民党元老之一的于右任书写的对联：“与钟山终古，为民族争光。”歌颂了明太祖反抗异族，为国家民族争光的伟绩。

张严佛见状生情地说：“明孝陵古建筑看来极为峻伟，但历经战乱，剩下断碑残阙，实令人伤感。”

陈明仁此时因刘峙和杜聿明曾到他家，三番五次要他到徐州方面担任兵团司令，胡宗南也给蒋介石发电报，推荐他去西北方面任兵团司令，还派人给他送来了旅费，说什么“奇男子和奇男子聚会，必然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刚去武汉任华中剿总司令的白崇禧，也恳请他到武汉去任武汉警备司令，所以他前段的悲观消极情绪，已一扫而光，想

干一番事业的劲头又来了。他借题发挥地对张严佛说道：

“据秣陵集载道：‘孝陵之建，有松十万株，长生鹿千只。今则林木仅有存者，鹿亦杳不可见，再辉煌的建筑终会残败，唯有为国家民族争光的精神，才能传之千古！’”

张严佛听后也较为振奋地道：“子良兄言之有理，小弟愿追随老兄为国家民族争光。”

“追随倒不敢当。小弟今日请老兄来，就是想请教并望能助我一臂之力的。还有钳和、粹芳等在四方城上等着，我们一起去叙心曲，共商今后大计。”陈明仁边说，边和张严佛一起来到了四方城上，派出警戒后，就和张严佛，以及陈明仁所说的国民党社会部劳动局第一处的处长吴钳和，总统府文官处的要员陈粹芳，第七十一军的处长温汰沫、梁凤等人，密商去武汉任职的问题。

经过商议，大家都赞同陈明仁去武汉，以后再待机率军回湖南，张严佛也应程潜之邀，离开保密局回湖南。

程潜，字颂云，也是湖南醴陵人。一八八二年出生，一九〇四年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回国受同盟会的委托，入川训练新军。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任武汉前线重要指挥员。陈明仁、李默庵等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未转入黄埔军校之前，都是他的学生，在国民党中有“元老”之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在重庆见过毛泽东主席，思想倾向于我党，出任武汉行辕主任时，因班底全是孙科留下的原班人马，主任如傀儡，很想回湖南。一九四八年四月，他和李宗仁、孙科、于右任、其德温、徐传森等六人竞选副总统，李宗仁当选后，蒋介石非常生气，怕当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和李宗仁联合起来，即以何应钦取代白崇禧，任命于右任

为剿匪总司令，但又怕白崇禧到武汉后，将湖北湖南广西联成一片，因此，任命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辖湘赣两省，并兼湖南省主席，来钳制白崇禧。程潜深知蒋介石要他到湖南的意图，深感夹在蒋、白之间，作身无一兵一卒的空头司令，日子未必好过，但转念一想，乱世之秋，有了湘赣两省地盘，然后再抓些军队，也就好应变了。于是决定赴湘就任。但还未从南京启程，就传来湖南CC势力和湖南军管区副司令兼长沙警备司令的在乡军人会会长蒋伏生等不欢迎他回湘，扬言要在程回湘时，发动在乡军人到车站挡驾，使程潜为此甚为忧虑。

在这种情况下，程潜想起一个人来。此人姓肖名作霖，湖南邵阳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国民党陆军少将，他和军统、中统的许多大特务都很熟，并和湖南的蒋伏生、段梦晖（湖南《中央日报》社社长）等有影响的人物也私交甚厚。在召开国大期间，他多次与程潜论局势，流露出对蒋介石的不满，见识颇为一致。因此。程潜请他到湖南任省保安副司令、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要他先到湖南疏通蒋伏生等人的关系。

在程潜酝酿起义后，感到蒋介石派来任长沙绥靖公署高参的军统大特务杨继荣和军统湖南站的站长黄康永等都甚难对付。肖作霖也深知军统是无孔不入的，并且心狠手毒，不掌握控制好军统在湖南的人员，不仅义举难成，而且有生命之危，于是他就想到了张严佛。肖与张关系颇深，无话不说，所以，肖将张引荐给程潜，任命张担任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来控制 and 掌握在湖南的军统特务。

张严佛历来与毛人凤有矛盾，在戴笠死后，张严佛任重

庆结束办事处主任时，属于毛派的重庆航运稽查所所长吴磨先和毛妻做贩运私货生意。张曾多次警告吴，但吴有毛人凤做后台，有恃无恐，不买他的帐，张就把吴扣押起来，报请郑介民处理。毛人凤对此怀恨在心，处处排挤张，在任局长后更不容他。因此，张早在南京与陈明仁等聚会密商时，就想离开保密局回湖南了，但只是想另谋出路，现肖作霖与他谈，要他支持程潜义举，投向中共的问题，他又有些顾虑了。

张严佛一想到自己干军统特务时的罪行，就十分害怕共产党能否容忍他这样一个罪行累累的特务？不免甚为疑虑。此时，代表程潜与中共湖南地下党联系的程××与支持程潜义举的进步民主人士马子谷，以及中共湖南地下党省工委统战组的组长余志宏商议，认为尽快争取这样一个大特务参与起义，既可运用他来控制和安抚在湖南的军统分子，又可让他来对付毛人凤等的阴谋破坏，于是决定由地下党员、张严佛的姐夫李石静先做张的工作。当时李石静在醴陵湘东中学教书，通过地下党关系要他来长沙，利用郎舅关系，开展对张严佛的工作。

张严佛思前想后，感到战事的发展，国民党政权已是穷途末日了。想那保密局情报处处长何芝园请长假去台湾改行当商人，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张师也请求辞职，想去台湾办农场，许多在军统干了多年的大特务，都想早点离开大陆，或者到海外当寓公，这说明许多特务都在考虑自己的后路和前途啊！现在既然有投向中共，戴罪立功的机会，为何不干脆呢？于是他决心支持程潜的义举。

第二回 程潜施放烟幕弹

采夫策反宪兵团

蒋介石在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怕李宗仁和白崇禧运用新桂系的力量来倒他，因此将白崇禧免除国防部长之职，任命其为华中副总司令，并让程潜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以牵制桂系，但对程潜也不放心，除委派他的黄埔亲信黄杰、刘嘉树等到湖南掌握兵权外，并派老牌军统大特务杨继荣等到绥署任高参，以监视程潜。

杨继荣在军统内的资历，也比毛人凤老，并不比张严佛浅。戴笠任军统头子时，对杨就是信任和尊敬的，军统办的许多特务训练班，都请他去讲课，蒋介石和毛人凤感到程潜是国民党的元老，不仅资历深，而且阅历和经验也十分丰富，不派一名老牌大特务在程潜身边，是起不了作用的。所以选派了杨继荣来湖南。

杨继荣来湖南后，表面上十分尊重程潜，但暗中监视着程潜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并和省党部 CC 集团、省三青团等互相勾结，利用省参议会议长、老军阀赵恒惕与省军管区副司令兼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等的势力来制约程潜。

程潜也非等闲之辈，他运用肖作霖、张严佛等熟悉军统和本身就是军统的人员来与他们进行暗斗。

一是假反共、真起义。放出烟幕弹，迷惑蒋介石。程潜刚到湖南，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本来秘书长邓介松给他准

备的稿子，内容多为强调民主和平，但他感到这次回湘执政的第一篇演说，不但紧跟在身边的军统大特务杨继荣等会重视，在南京的蒋介石和毛人凤也在注意。因此，他用浓厚的醴陵乡音，讲了：“我这次来湖南，很多老朋友比作‘家长’前来当家，我听到这句话非常不安。我们这个大家，多少老兄弟、小兄弟在家里受苦受难。叫我这个当家的，怎么安慰他们的悲痛，满足他们的希望呢？想来想去，不管我不是家长，这里总是我的家，我不来当家则已，既然来当家，就要设法兴家，至少也不败家。”安抚乡亲们的一些话过后，立即弹起“戡乱救国”的老调来。

“匪灾是全国性的，也可以说是国际性的，我们要努力剿匪。我既然回到湖南，大家就不用再怕共产党了。头一个月，我判断他们绝不会来，到了第2个月，他来我也不怕，若到了第三个月，就只怕他不来。”“今年我六十有七，但我决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拼命，纵然我有一百岁了，我也还有勇气和‘共匪’拼命。”

程潜的这一番“伟论”，使一些当时主张和平的人士大失所望。会后，邓介松等对程潜进言道：“颂公今天的讲话，强调‘戡乱’、‘剿共’太过了，影响不好！”程潜笑了笑说：“你没看杨继荣、张炯（湖南CC头子）等一帮人为我鼓掌？更重要的是南京也在听我的讲话啊！”

邓介松听后感到有理，但认为有这一群狗跟在身边，不知什么时候他就要咬你一口，于是和肖作霖商议后，建议程潜设法将其赶走，程潜同意设法将张炯赶走，把湖南的CC争取过来，但不能动杨继荣等军统的特务，只能与之巧妙周旋。

邓介松利用他和 CC 人员的关系，首先取得了省党部社会处处长刘修如、地政局局长朱有为，以及 CC 骨干肖潜等人，逐步靠拢程潜，使张炯在省党部成了孤家寡人，号令不灵，只好辞去省党支部书记之职，一走了事，张炯一走，程潜取而代之。

不久，肖作霖等又先动员省参议会副议长唐伯球支持程潜，放出空气说程潜与赵恒惕交恶已久，这次程潜回湘主政，与省参议会长赵恒惕是：“冤家路窄，赵将不得好死”。使赵闻知，寝食不安，肖作霖又以保安副司令的身份去见赵，提出派半个班枪兵来保卫他的安全。赵认为是程潜派兵软禁他，吓得称病离开长沙赴上海休养，不久便提出辞职。省参议会改选，程潜则让支持他的唐伯球当了议长。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和李宗仁利用蒋介石连吃败仗之机，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内战的主张。在白崇禧的导演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院通过致蒋介石电，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与此同时，又派李书城来湖南，串通程潜，希望与之采取一致行动。

程潜一方面接受白的倡议，在湖南大造和平空气，一方面又将白的一些活动写成密信，要军统特务杨继荣持亲笔信送往南京，向蒋介石告密，既讨好蒋介石，又稳住杨继荣等军统特务。

二是扩编地方部队，掌握兵权。战乱年代，政权是靠兵权来维护的，程潜和蒋介石以及军统非常清楚，因此，程潜早在回湘之前，就请准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湖南成立五个国防师，回湘之后，即着手进行五个师的编训工作。特别是驻

守在宁乡的岳麓山一带的 314 师，程潜更将其视为嫡系。全师是一色的湖南子弟，全部美械装备。程潜的侄孙程×在该师任团长。程潜还在长沙亲自冒雨校阅，随后召集营以上军官当面嘉勉，又将自己收藏的一部分手枪赠给该部，并于省府经费十分拮据之际，拨出银元两万给该师作为特别周转费。在编组正规军的同时，也对地方部队进行扩编，将原来的省保安大队扩编为旅，每旅辖三个团。全省共编三个旅，使程潜在短期内，就掌握了五个师又三个旅的兵力。

蒋介石不仅在程潜回湘时，就派他的亲信，黄埔一期的黄杰、刘嘉树等随程潜掌握兵权，又于一九四八年之交，嘱军统头子，当时任保密局长的毛人凤，密电湖南省军管区的军统特务，中将督导专员李精一到南京，委任其为国防部第十四纵队中将司令，令其回湘成立新军，另在长沙柳洲等处，成立由军统领导的两个交警总队，还同当时设在柳洲、衡阳一带的听军统指令的成刚的 103 军，共同在暗中监视程潜的活动。

李精一回到湖南后，一九四九年初，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又秘密从南京到衡阳，暗示李精一要加紧收集散兵游勇和股匪、帮会徒众等组成了第十四纵队。下辖四个师，第一师尹立言部，驻武岗；第二师向承祖部，驻龙潭、山门等地；第三师吴人英部，驻大江口等地；第四师李中兴部，驻邵阳、绥宁等县，蒋介石下野潜居溪口后，也不断通过毛人凤密电与李精一联系，要其密切地注视着程潜的行动。

程潜通过张严佛等从军统内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力劝李精一放弃国防部十四纵队番号，出任湖南省保安司令部中

将副司令兼保安第一师师长，李精一开始因有毛人凤密令，当面婉辞了程潜，后程潜又于一九四九年三月，秘密派遣省府大员黄甲（邵东人，和李精一是金兰兄弟）回邵阳，串通当时较为进步的邵阳专员兼第六区保安司令魏镇和副司令唐志行等到洞口与李精一密商，软硬兼施，使李精一无奈，接受程潜的意见，将国防部第十四纵队换上湖南省雪峰山区指挥部的番号，部队一律就地改编，粉碎了毛人凤的阴谋。

三是策反宪兵团，掌握特务武装，宪兵部队乃隶属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直接掌握的特务部队，不仅在国民党军队中高人一等，就是特务、警察见了也畏惧三分。肖作霖、张严佛等深感在湖南走和平道路，如能把湖南的宪兵争取过来，那对保护准备起义的军政要员和地下党都具有重要作用，于是与地下党一起，商议策反在湖南的宪兵十团。

在湖南的国民党宪兵第十团，抗日战争初期驻湘西芷江，抗日战争胜利后移驻长沙。陈烈林、郭文灿、雷佑民、刘家康先后任过该团团长，刘家康在宪兵中属谷正伦派宪兵中之特务能手张慎接替谷正伦任宪兵司令后，以刘非其派系，对他颇为歧视，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将他调任宪兵学校研究委员，派自己的亲信姜和瀛到宪兵十团当团长。

姜和瀛，湖南兴化人，黄埔毕业生，原任宪兵司令部科长。张慎任命姜为科长后，专门对他嘱咐道：“湖南地方重要，此次程潜回湘主政，是总统亲自布置的。他非同其他人可比，资格老，威望高。为防有他图。因此派你去。你要好好应付，莫出乱子。”

姜和瀛到长沙后不久，平津、淮海战役不断传来国民党